

学术探讨

论王清任的治疗思想

安徽中医学院 吴 华 强

清代名医王清任,重视实践,善于总结,在《灵》、《素》及前贤的学术思想影响下,汲取所长,尤多创见,历时四十二年著成《医林改错》一书。其重视气血,兼顾标本,独创补气消瘀之说,擅用祛瘀活血之治,创立和修改了古方共三十三首,体现了王氏较为全面的治疗思想,今就此作一讨论。

一、治未病 不失机宜

“名噪京师”的王清任从大量的医疗实践中体会到有病早治,既病防变的重要性。认为一个良医尤其应该能够从患者细微的异常反应之中,测知病变的存在和发生。他善治中风,而对于半身不遂发生之前的预兆,又“生平治之最,知之最悉。”(《医林改错》,下同)《医林改错》一书中罗列了头晕、耳鸣、肢节麻木、肌肉跳动等三十四种未病前之形状,并指出这些症状“因不痛不痒,无寒无热,无碍饮食起居,人最易于疏忽。”告诫医者病家必须见微知著,及早防治。又如小儿抽风一症,他列出了二十种先兆症状,且指出“但见一、二症,则知将来必抽。”这与《千金方》所载二十余条抽风之预兆并不相同,说明王清任在临症中十分注重防病为先,祛病于初,有着丰富的经验。

对于危急重症,及早治疗更可防止病变的恶化。如王氏治疗瘟毒吐泻转筋的急性传染病,认为瘟毒进入血管,“将气血凝结,壅塞津门”,必须在病初得之时,一面针刺尺泽放出毒血,一面投予清热解毒活血之药,祛除病邪,控制病势进展,以免损伤元气而发生抽搐或昏厥,甚至于“伤生”。从治验中证明了不失机宜的治

疗确能达到转危为安,消除后患的目的。

王清任这种未雨绸缪的治未病思想是他能够在诊疗中屡屡取得效验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护本元 重视气血

王清任治疗思想的特色在于对人体气血的重视和强调,他指出:“无论外感、内伤,……所伤者无非气血。”因此,“治病之要诀,在明白气血”。经过治疗之后,使“周身之气通而不滞,血活而不瘀,气通血活,何患疾病不除”?王氏针对在邪气侵袭之下,人体正气亏虚、阴血亏少或血流瘀滞的机转,根据《内经》“血实宜决之,气虚宜掣引之”的旨意,而采取了活血与补气共举的治疗法则。具体运用中,他又承袭和发展了“气为血帅”之说,认为“血管无气必停留而瘀”,强调疏达气血尤重补气,突出气的推动、运化和统帅的主导作用。所以制定补阳还五汤、止泻调中汤、保元化滞汤、助阳止痒汤、足卫和荣汤、黄芪桃红汤等方剂均以黄芪为主药,用量由八钱乃至增为八两,重点突出,其法其方均给后人以树帜。

王氏创补气消瘀之说,是因为他认识到在生命之本的气与血中,元气的作用更为重要。他说:“人行坐动转,全仗元气。”这种元气是什么呢?“元气即火,火即元气,此火乃人生命之源”。因此疾病的发生也多咎责于气的亏虚。如半身不遂的病人“亏损元气是其本源”。其“元气一亏,经络自然空虚”,所以能导致“半身无气”的半身不遂症。王氏并具体解释为元气“若亏五成剩五成”,即可能发病。这种朴素的简要说明,虽不能准确地表示量的概念,但与“亏二成剩八成”相比,不仅是数量的增加,

而且可以看作是由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转变,故防与治均从补气着手。察看《医林改错》全书,其中无一破气之方,所创黄芪赤风汤、黄芪防风汤、黄芪甘草汤、可保立苏汤等更突出了补气扶正的治疗思想。

这种思想也明显地表现在许多方剂的加减应用中,如通窍活血汤治疗男子劳病时,嘱气弱者“每日煎黄芪八钱,徐徐服之”。身痛逐瘀汤治疗痹症,亦指明“若虚弱,量加黄芪一二两”。膈下逐瘀汤治疗积聚时,“倘病人气弱,不任克消,原方加党参三五钱皆可,不必拘泥”。保元化滞汤治疗痢疾,初痢者可不必用黄芪,而久痢者则需加黄芪。即使用古方开骨散,也重加黄芪以收显效。此外,药物剂量也要顾及患者的素质,防止药重病轻而伤正。如通窍活血汤的服法规定“大人一连三晚,吃三付,隔一日再吃三付。若七、八岁小儿,两晚吃一付。三、两岁小儿,三晚吃一付”。可保立苏汤方、通经逐瘀汤方以及龙马自来丹、黄芪赤风汤方中也都提示用量应因人而异,尤其是小儿更应按岁数的减少而递减药物剂量,不可多服。处处体现攻邪不忘护本的准则。

其次,服药方法的灵活运用也必须符合于护正的宗旨。如可保立苏汤是王氏创立的一个大补元气、温养脾肾的方剂,对于病久气虚的抽风小儿,在抽搐停止后,仍“告知病家,不可因不抽,遂不服药,必多服数付,气足方妥”,意在求本固根。再如王氏应用补阳还五汤治疗半身不遂及痿症时就指出,误治后的患者,其服用方法有所不同,若前医“用寒凉药过多,加附子四五钱。如用散风药过多,加党参四五钱”,以补正救偏,旨在固本元,护气血。

三、分标本 明辨缓急

王氏治疗诸疾虽重在气血,但却分清标本,灵活不泥。其固护本元虽有过于前人,但并非一味蛮补,“气血虚弱,因虚弱而病,自当补弱而病可痊;本不弱而生病,因病久致身弱,自当去病,病去而元气自复”。所以在治疗中,补虚与祛邪是相宜而用的。如治疗由于气虚亏

少而发生口眼歪斜之象的半身不遂患者,当补气为法。但若是由于风邪阻滞经络,气不上达头面,而造成口眼歪斜的患者,即应采用散风通络之剂,“又非治半身不遂方(补阳还五汤)之所能为也”。前者正本亏虚,后者外邪侵扰,标本各异,治疗也不可混同。所以王氏在补阳还五汤方的服法介绍中指出,患病之初“依本方加防风一钱,服四五剂后去之”。实乃攻其所易,使表邪不致于内陷,虽以本为主,但兼治其标,诚为标本同治的经验之谈。

对于邪气凌盛者,又当力专祛邪为要。如瘟毒滞留血脉的上吐下泻、霍乱之症,王氏不仅以解毒活血汤内服清解凉血,而且配以针刺放血以除瘟毒,直攻其邪,邪去则正安。又如对于痘疹,王清任不仅认识到这是由于“遇天行触浊气之瘟疫”而产生的一种流行性传染病,而且批评一些医者不明标本,“但论治胎毒,而不知治瘟毒,纵知治瘟毒,而不知瘟毒巢穴在血”,所以他治疗痘疹,“辨明瘟毒轻重,血之通滞,气之虚实”,有的放矢,取得了良好效果。当然,在正气欲脱之危亡关头,又应以固脱为当务之急,如霍乱之证,一旦出现亡阳之象,即刻予以固脱救逆,纵然有舌干口燥,大渴饮冷等症状也不可畏惧迟疑,王氏急救回阳汤正为此而设。诚如《类经》所说:“正气既虚,则邪气虽盛,亦不可攻,盖恐邪未去而正先脱。”这些治验不仅说明了王氏攻邪适时,法贵精专,而且补气护本亦有峻缓之别。其有法有章,源于临症,用于临症,“知其要者,一言而终”。正因为如此,王氏在临床中能根据病情的转化,灵活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如治小儿疳症,他不仅采用通窍活血汤开通血脉,也可以血府逐瘀汤祛除瘀血,又可取膈下逐瘀汤消散积块,所谓的“三方轮服”,体现了在治疗的各个阶段中认清标本,分别击破,胸有成竹的匠心运用。

四、察病位 因势利导

王清任致力于解剖,“业医诊病,当先明脏腑”,其目的是为了诊病能够明察病位。由于主

客观的原因,他并没有将所谓的“气管”、“血管”等弄得明彻。但他认为邪犯气血,血脉凝涩,有如“水遇风寒,凝结成冰”,此时只有治在血脉,并因势利导以流通气血为法,从而产生了以活血祛瘀为主导的治疗思想。由于病在血分,所以补气与攻血同时并举,并不会导致补药恋邪,故许多方剂中又都是参芪与桃红合并使用的。

他根据多年的治验,并结合解剖的观察,对不同部位的瘀血采取了不尽相同的治疗方法。如瘀血在头面、四肢及肌肤体表者,投以通窍活血汤,其中突出地选用了麝香、葱、姜等药,并以黄酒入煎,以收散发通络之效。如瘀血在胸中血府者,投以血府逐瘀汤,选用桔梗、柴胡、枳壳等药升宣行气。如瘀血在膈下者,投以膈下逐瘀汤,取灵脂、香附、乌药、元胡之品,佐以桃红破症攻泄。同时,以上三方中的桃仁、红花、赤芍、川芎等主药用量也是由少而增多的。病位不同,治法各异,皆顺病之势而利导之。

再如痘疹七八日时作痒,为瘟毒浊邪归于皮肤之间,若用寒凉,迨自克伐生气;专进培补,又将壅滞气血。故王氏顺其病势补气通络,用助阳止痒汤通开血道,使气直达于皮肤,使瘟毒得以清散于体表。王氏的经验说明在临症之中察明病位,掌握病势,寻求祛邪除病的捷径,往往可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五、重应用 以证论治

王氏立论,注重实践应用。面对着所遇到的繁杂病理表现,其中或有查不明原因者,或有其它方法屡治无效者,如无表证、无里证、无气虚、无痰饮征象的头痛;无其它病理表现的脱发;不移动的肚腹疼痛等等均以瘀血作祟而论治。尤为突出的是王氏列出了通窍活血汤可以治疗的头发脱落、暴发火眼、酒糟鼻、耳聩等十五种病症,以及血府逐瘀汤可以治疗的头痛、胸痛、汗证、呃逆等十九种病症,还有如痞结、症块、肾泻、久泻等病症均可用膈下逐瘀汤,以及少腹积块、痛经、带下、崩漏,

甚至不孕、滑胎等病症均可采用少腹逐瘀汤等等,都体现了对不同的病症可以采取活血化瘀的同一治则。同样,对于半身不遂和小儿抽风的六十种气亏之症,也均针对气虚而采用了同一的治则。不仅如此,王氏根据临床的复杂表现,对于同一病症又往往采用不同的法则予以治疗,如痹症,或用温热发散以祛风寒,或用利湿降火以泄湿热,或用滋阴养液以补阴亏,或用活血通络以散凝结之气血。病症雷同,但机转不一,施治就体现了中医的辨证精神。

孙思邈说:“病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王氏从实证致用出发,针对临床可见的病症表现,着意分析。《医林改错》一书中三十余首方剂的应用既重视实践,网罗了大量的临床病症表现,又立足辨证,抓住本质。从表面上看来,虽在治疗中是突出了一个个的病症,但却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其寓意是深刻的。只是王氏在全书中对舌诊、脉诊及四诊的合参方面未给予应有的阐述,对全面系统的辨证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不过王氏总结经验,必“亲治其症,屡验方法,万无一失,方可传与后人”。即使对于书中的词章文法也注意到“文义多粗浅”以及“语句多重复”,其旨唯在于更广泛地被应用到实践中去,因此,对后世的临床实践有着重要的指导和影响作用。

正因为王氏的务实,所以能对个人的见解抱着谦虚的态度。论其所著,“其中当尚有不实不尽之处,后人倘遇机会,亲见脏腑,精查增补,抑又幸矣”。析其治法,“病有千状万态,不可以余为全书”。对于口眼歪斜之辨经络左右交叉以及胎产等一些具体问题也都反映了他反对主观唯心,认真踏实的作风。本着“补前人之未及,救今人之疑难”的宗旨,王氏继承发扬,创新求实,积累了大量的治疗经验。这种治学态度,绝不是以“教人于髀髀堆中杀人场上学医道”(《世补斋医书前集》)所能贬之的。

更 正

本刊今年第6期第37页文的第一作者署名应为陈

可冀。并向作者表示歉意。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